

大江春晓

蒋荣增 著

华艺出版社



大江春晓

蒋荣增

著

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江春晓/蒋荣增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6
ISBN 7-80039-276-7

I. 大… II. 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7218号

大江春晓

蒋荣增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仰山印刷厂

850×1168 1/32 9.375印张 226千字

1997年6月第一版 199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039-276-7/I·608

定 价:12.50元



蒋荣增，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江苏省张家港市人，1958年12月入伍。1964年调入战友报社工作，历任编辑、编辑科副科长、科长(正团职)。1983年调入创作室搞专业创作。发表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七十多篇，1987年出版长篇小说《紧要军情》(与孙景瑞合作)，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神秘的通天石》。《大江春晓》，是作者第三部长篇力作。

目 录

上 卷

一、“花花”事件	(1)
二、望子成爹	(4)
三、说媒高手	(9)
四、百里挑一	(12)
五、好饭难吃	(15)
六、租“儿子”	(18)
七、“积德”	(22)
八、称心如意郎	(29)
九、鲜花插粪堆	(34)
十、揭开盖头方知梦	(38)
十一、心中的人在何方	(42)
十二、答“记者”问	(46)
十三、斜桥上搏斗	(55)
十四、狗窝里藏身	(60)
十五、竹林庵秘闻	(64)
十六、打死害人精	(68)
十七、缓兵之计	(73)
十八、官大一级	(77)
十九、难逃厄运	(85)
二十、吃“送终饭”	(92)
二十一、险路一条	(101)

二十二、咬下“毒舌”	(109)
二十三、并非哭灵	(113)
二十四、秘授房事	(117)
二十五、走投无路	(122)
二十六、阿弥陀佛	(129)
二十七、神秘烟嘴	(135)

下 卷

二十八、冤家路窄	(141)
二十九、死里逃生	(152)
三十、特殊使命	(163)
三十一、庵堂论佛	(172)
三十二、懒驴上磨	(183)
三十三、舌剑唇枪	(189)
三十四、密探可恨	(198)
三十五、落入虎口	(204)
三十六、以牙还牙	(211)
三十七、假仁假义	(218)
三十八、借刀杀人	(225)
三十九、渔船授计	(232)
四十、求佛保佑	(237)
四十一、救苦救难	(241)
四十二、真假游击队	(248)
四十三、恶人有恶报	(254)
四十四、捉摸不透蒙面人	(256)
四十五、智探“土匪婆”	(258)

四十六、何去何从·····	(264)
四十七、密洞谈判·····	(271)
四十八、非她莫属·····	(275)
四十九、计外有计·····	(281)
五十、历史将记住·····	(288)

一、“花花”事件

1946年7月的一天。

至高至大至深至远的老天爷，唱了一出“空城计”，跟庄稼人开了个大玩笑。噼噼的雷声响了小半天，烁烁的电光闪了好一阵，看那阴沉沉的天空，大有下瓢泼大雨之势。可是，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天空乌云消散，耀眼的阳光照得人们皮肤流油。

在饮龙河滩上，一群光着脊梁、穿着肚兜的孩子，坐在草地上，正在等吃。他们的眼睛紧盯着河里的一个小青年。这人名叫张小林，也不过十三四岁，是陈家庄大富户陈翔云家的看牛囡^①。他自小割草看牛，学得了一手游泳本领。这时，他正朝河心的一个采菱人那里游去。

在河心，漂浮着一大片密密匝匝的菱盘。这是江苏一带有名的特产“水红菱”，皮红肉白，生吃又甜又脆，生津败火；煮熟了吃，又甜又面，能充饥解饿；做成菱粉，是襁褓中的婴儿的上等食品。

说话之间，张小林已经游到了那个人身边，右手在脸和眼睛上呼拉了一把水，扶了扶戴在头上的草帽，噗地吐出一口水，对采菱人说：

^① 看牛囡，江南口语，意即放牛娃。

“阿哥，先把菱角拿上去给他们吃吧，那些‘细棺材’^① 馋煞了！”

这个正在采菱角的人名叫蒋伟南，年方 19 岁，是陈翔云家的长工。他有一身好水性，一套游泳绝技。你看他，在两人深的水里，头露出水面，身子不摇不晃，好像站在平地上一样；一只草帽翻过来顶在头上，左手不紧不慢地翻着菱盘，右手将一个个鲜红的大菱角摘下，伸手放在头顶的草帽里。能如此自如地在深不够底的水里摘菱角，全靠两条刚劲有力的大腿在水里踩动。这是他从小练就的硬功夫，在邻近几个村子可说无与伦比。此时，他将装菱角的草帽从头上取下，交给张小林说：

“你先拿上去吧，给那些‘小猢猻’^② 吃起来！”

说完，顺手从张小林头上摘下一只草帽，反顶在头上，继续摘起菱角来。

张小林一只手举着大半草帽菱角，一只手划水，向河滩游去。他捧着草帽，走上河滩，将菱角往草地上一撒，说了句“你们慢慢吃，我再去拿”，就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

孩子们喜笑颜开地争抢大菱角吃。

张小林赤裸着身子，朝天躺在水面。河水清如鸟眼，深不见底。在 80 年前，此河名叫横泾河。有年 7 月的一天下午，天空乌云密布，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从一大块乌云中，伸出了一条长长的、黑黑的“龙嘴”。“龙嘴”伸进横泾河里，忽然“龙嘴”变白，不到半个时辰，横泾河水便被吸了个净光。其实，这是强劲的龙卷风把水卷到了天空。可是，那时老百姓不懂这个道理，都说是天上的“青龙”把水取去了。于是，就邀了百余名和

——

① 细棺材，是江南一带的口语，有时作骂人用，有时作口头语用。此处，是作口头语用。

② 小猢猻，江苏一些地方的口语，大多用于对小孩的呢称，跟北方所说的“小家伙”、“小鬼”意同。

尚、尼姑，在河边念了3天“平安经”，并把横泾河改成了“饮龙河”。张小林面朝天，边划水边观赏天空悠悠飘动的白云，快接近蒋伟南时，忽然河岸上来了个小孩，大声喊道：

“小林阿哥，不好了，你的牛跑了！”

“怎么啦？”张小林停止了划水，转过脸来问。

“牛被**戗**四毛**操**——**操**跑了！”岸上的小孩说话又急又有点害羞。

“怎么回事？”张小林疑惑不解地问。

岸上那个小孩向河滩的一群小孩望了一眼，对张小林说：

“你快起来，我对你说！”

张小林只好往回游，踉踉跄跄地走上岸，走到那个小孩身边，问：

“怎么回事？”

小孩两手捏成喇叭形，对着小林的耳朵轻声地说：

“刚才**戗**四毛用那个东西，还有树棍，这个、这个……牛痛得乱蹦乱跑，链条把牛鼻子都弄豁了！”

张小林听到这里，顿时变了脸色，两眼向远处望去，只见自己放的那条母牛正在稻田里乱跑乱蹦，而**戗**四毛却开心地在牛后边追赶边哈哈笑。

二、望子成爹

黉四毛发生的“那桩事”，虽然算不上大的桃色新闻，但毕竟是件很新鲜的事，它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陈家庄。

太阳落山了，西天泛起了一片灿烂的晚霞，将东天一块块乌云染成了紫色。陈家庄上的人家，都把方桌或长桌搬到场上，准备吃饭。

这是江南人的习惯。夏天的傍晚，屋里特别闷热，而且蚊子很多。在露天吃饭，既凉爽，又不用点灯。吃完饭，洗完浴，一家人坐在桌子旁，边聊天边乘凉，直到深夜。现在，每家门前的桌子上都摆着饭、菜、碗、筷，各家大人小孩都围着桌子吃起来。忽然，张小林牵着牛从场边经过，牛后跟着傻呵呵的黉四毛，边走边拉着牛尾巴玩。有时还把牛尾巴举起来，挠几下尾巴窝，那牛也许是痒痒也许是感到讨厌，尾巴啪啪地乱甩。黉四毛边走边朝在场上吃饭的人嘻嘻地发笑。正在吃饭的村民们，都用新奇的目光，看着这位新闻人物。

张小林将水牛牵到露天牛场，正蹲着往树桩上拴牛绳的时候，耳边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小林，老爷叫你去一趟。”

张小林听出是陈家的女佣人陈妈的声音，心里琢磨：为什么

我刚回来，老爷就叫去他那里呢？看样子，今天下午黉四毛出的“那档子事”，老爷可能已经知道了。若去，轻则挨训，重则挨打或罚饿肚子。现在，肚里已饿得咕咕叫，争取吃了饭再去，挨打时可以挺得住点。想到这里，头也不抬地说：

“我都快饿煞了，吃饱了饭去老爷那里行不行？”

“不行。”陈妈断然说，“老爷叫你马上去！”

“有啥格要紧事体，饭也不让吃……”张小林嘴里嘀咕着，站了起来。

“啥格要紧事体么，我老太婆哪里会晓得！”陈妈说。

张小林知道陈妈也是奉命行事，便不再问什么，跟着小脚伶仃的陈妈向主人家走去。快到门口时，只见黉四毛端着一大碗白花花的米饭，饭上顶着一条大咸鸡腿，两块红烧肉，一块鱼，一筷子青菜，正大口大口地吃。小林见了，或许是引起了条件反射，顿时肚子咕咕地叫得更厉害了，边咽着口水边跨进东家的门槛。

东家名叫陈翔云，是此地方圆几十里以内最大的富户。在他父亲那一辈，家里种着150亩水田，30亩旱地，开一爿粉坊，养4头牛两匹马50只猪，雇5个长工4个看牛囡，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小丫头。房子前三幢后三幢，每幢8大间，东西两边还有厢房10来间；天天吃鱼吃肉，气派得很。父亲过辈陈翔云当家以后，思想开了点窍，送弟弟陈翔鹤到县城读书，卖掉了10亩田。后来，陈翔鹤去当了国民党军，劝阿哥不必种那么多田，操那么多心，尽管把田出租给村民，到时候只要推着车子去收租就行了。陈翔云接受了弟弟的规劝，也不忘父亲临终让他种好田守好家业的嘱咐，租给附近百姓100亩田，自己还种70亩，雇3个长工一个看牛囡一个老妈子一个小丫头。日本兵在时，洋鬼子今天来要钱明天来要米，看见花姑娘也要，弄得陈翔云焦头烂额。自打东洋兵滚蛋以后，遇到了两个好年景，自种的田收成好，租子也收得多，日子又红火起来。美中不足的是，生了个儿子四毛有点黉头黉脑，十

八九岁的人，还要老妈子专门服侍。为了使他知书识字，曾专门请了个名叫潘子华的风水先生教他读书，可是念了3年书，连“天地君亲师、父母伯叔兄”10个字都没学会写，倒是跟一些“野小孩”学会了3段顺口溜：“人之初，鼻涕拖；心本善，吃团圆”。“赵钱孙李，隔壁舂米；周吴郑王，鸡屎换糖”。“先生先，屁股尖，要吃豆腐自己夹。”陈翔云见儿子这个样子，深知要把家业交给他，用不了半年，就会败得精光。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辈。不过，谁知这个崽儿子能不能生育哩？今天，陈翔云听到庄上人都在传四毛跟母牛的那桩花花事，起初，他感到脸上无光，恨不得将四毛打一顿；但冷静下来一想，却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要问问看牛囡张小林。

此时，陈翔云穿一套米黄色熟罗衫裤，坐在后厅的红木太师椅上，手里捧着水烟筒，咕噜噜咕噜噜地吸着烟。他听到穿堂间里传来脚步声，抬起眼皮看了看，见是张小林来了，便不动声色地边吸烟边等着。

“大老爷，你叫我有事吗？”张小林怯生生地问。

陈翔云抬起头来，将水烟筒的铜头拔出来吹了吹，问：

“小林，今天出去放牛，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吧？”

张小林一听，心想果然是为崽四毛出的“那档子事”。这件事，与自己擅自离开母牛去采菱吃有关，看样子，今天一顿臭骂是挨定了，而且挨打和罚饿饭的可能性也存在。但是，他觉得不能自投罗网，万一大老爷了解得不详细呢？好汉不吃眼前亏，能赖还得赖。想到这里，低着头说：

“没有发生什么事呀，大老爷！”

“真的吗？”陈翔云扎刹着胡子，瞪起了眼睛，“四毛跟你出去，没出什么事吗？”

“嗯……这个……”张小林吱吱唔唔，心里琢磨：看样子大老爷什么都知道了，不坦白恐怕是不行的。但，那些说不出口的、大

老爷听了会活气煞的话，还是不说为好。于是道：“今天下午，我让四毛放一会牛，我去给他采点菱角吃。正在采菱时，小狗子来说牛跑了……”

“我问你，四毛究竟干了什么事？”陈翔云不耐烦地将水烟筒往桌上一顿，发出“啪”地一声，将小林吓了一跳。显然，他对牛跑还是跳不感兴趣。

张小林一看大老爷的神态，觉得再不说，要挨棍子了，便吞吞吐吐地将戇四毛的那桩桃色新闻说了一遍。说完，低着头站在陈翔云面前，等待骂或打。

不料，陈翔云咕噜咕噜地吸了一筒水烟，既没有骂也没有打，而是用捏着细纸媒的手往外挥了几挥，口气平和地说：

“去吧，去吃夜饭吧！”

张小林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没有挨骂挨打而庆幸，向陈翔云鞠了一躬，快步往外走去。

张小林刚走出院子，一个女人就来到了陈翔云的身边。她叫许美珍，是陈翔云的姨表妹，也是他的老婆。她今年43岁，个头不高，瓜子脸，脸孔白白的，显得小巧玲珑。看得出，年轻时她是个很出众的、许多男子仰慕的姑娘。今天陈翔云拷问张小林有关四毛捅牛×的事，她觉得不便在场，便退避到里屋，细细地听着。待张小林走后，不等丈夫召唤，就走了出来。陈翔云咕咕地吸了几口水烟，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云，声音不高不低、速度不紧不慢地对许美珍说：

“看起来，四毛这孩子起性了。”

“我看也是。”许美珍附和，脸孔不知不觉地变红。

陈翔云今天像遇见了喜事，平时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轻松的笑纹，把水烟筒往方桌上一放，反剪着手来回踱着，过了一会，说：

“我看，得赶快给四毛讨个娘子。”

“我也是这么想。”许美珍点点头说。

“吃罢夜饭，叫陈妈去把张阿婆找来，你给她说说，好勿好？”陈翔云站住征求妻子的意见。

“我说勿清咯，还是你跟她说好。”许美珍有点推托之意。

“这样的事，你们娘儿们在一起好说点嘞！”陈翔云说，“川资盘费可以多给点她。你对她说，只要媳妇找得满意，以后还有谢仪^①。”

许美珍点了点头说：

“那我就给她说说看。”

① 谢仪，江南口语，意即礼品。

三、说媒高手

黄昏，无风，天气特别闷热。江南大多是水稻田，白天火辣辣的太阳能把稻田的水晒得烫脚，水的散热慢，所以晚上热的时间很长。庄稼人吃罢晚饭洗浴后，男人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女人穿着短衫短裤，小孩光着屁股，坐在门口的桌子上乘凉。这时，陈妈领着一个女人，穿过一簇簇乘凉的人群，向陈家走去。这个女人就是张阿婆。她 50 上下年纪，中等个，长方脸，高颧骨，薄嘴唇，糟牙齿，上身穿一件白竹布短衫，下身穿一条黑洋布裤子。在方圆八九里地以内，她是有名的快嘴婆娘，能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做媒人是她的拿手好戏，不论是财主家或是穷人家，有求必应，不求也找上门去。最近，她常对人说，已经吃了 98 只蹄子^①，要在 50 大寿之前，吃满一百只。按定亲吃一只娶亲吃一只蹄子计算，就是说，她已经做成了 49 次媒人。今晚，当她听陈妈说陈太太叫她去商量点事后，她估摸着，准是有关做媒人的事。因而高兴得眉开眼笑。路上，她只嫌陈妈小脚伶仃走得慢，又怨陈妈跟这个说两句跟那个说三句，耿耿搁搁太噜唠。好不容易走到陈家门口，张阿婆叫陈妈慢慢走，自己抢先进了大门。她走过穿堂间，

^① 蹄子，江南口语，即猪大腿。

跨进后院，看到许美珍正倚门等候，便边走边笑边说：

“陈太太您好！刚才正吃夜饭，听陈妈说太太叫我，我扔掉碗筷就来了！”

“真不好意思，弄得你夜饭也没吃舒齐。”许美珍表示歉意。

“既不关系，既不关系！”张阿婆说着走进正厅，又说了几句奉承话，便坐到一张靠背椅上，问：“陈太太，您叫我来，不知有啥吩咐？”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嘞，张阿婆！”许美珍露着笑说。

“陈太太您太客气了，有事尽管吩咐好嘞！”张阿婆殷勤地说。

“张阿婆，是这样的事体。”许美珍将椅子往张阿婆身边靠了靠，压低声音说，“我家四毛年纪不小了，有点起性了，我们想尽快给他讨个娘子，托你给做个媒人，你看看好不好啦？”

“嗯……好咯。”张阿婆嘴上答应了，就是口气不那么爽快。因为，她没估计到是给四毛做媒。她对陈家以及黉四毛是了解的。要说陈家，那是没说的，家里田多、房多、牛多、猪多、佣人多，二老爷还在外头当团长，若跟陈家攀上亲，不用说吃穿用住不发愁，打官司也有靠山，就是陈家的少爷四毛不争气，平时黉头黉脑不说，长相也太差劲，眼皮是吊的，嘴唇是翘的，鼻孔是豁的，白天拖鼻涕，晚上还尿床。给这样的人做媒人，难度是太大了。所以，她虽然应承了下来，但脸上却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许美珍是个聪明人。当年在闺房做姑娘的时候，不仅脸相长得漂亮，身段长得苗条，而且知书达理，描龙绣凤样样会。从小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蛮惬意。后来，由父母作主，跟表兄陈翔云亲上加亲结婚后，开头几年光开花不结果，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四毛，却反而添了块心病。她原以为四毛黉头黉脑不懂那回事，因而多年来为后继无人而伤透了心。今天听说四毛已起性了，开窍了，她的心里好像照进了一缕阳光，一下子亮堂了起来。方才张阿婆没有拒绝给四毛做媒，她心里挺高兴。又见张阿婆面露